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# 緒論

## (一) 文學

治文學史，不可不知何謂文學，而欲知何謂文學，不可不先知何謂文。請先述文之涵義：

文之含義有三：(甲)複雜 非單調之謂複雜。易繫辭傳曰：『物相雜故曰文。』說文文部：『文造畫象交文。』是也。(乙)組織 有條理之謂組織。周禮天官典絲 供其絲績組文之物，註：『繪畫之事，青與赤謂之文。』禮樂記：『五色成文而不亂，』是也。(丙)美麗 適娛悅之謂美麗。釋名釋言語：『文者會集衆綵以成綿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，』是也。綜合而言：所謂文者，蓋複雜而有組織，美麗而適娛悅者也。複雜，乃言之有物。組織，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，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！

文之涵義既明，乃可與論文學：

文學之定義亦不一：(甲)狹義的文學 專指『美的文學』而言。所謂美的文學者，論內容，則情感豐富，而不必合義理；論形式，則音韻鏗鏘，而或出於整比；可以被絃誦，可以動欣賞。梁昭明太子序文選：『譬諸陶匏爲入耳

之娛；黼黻爲悅耳之玩』者也。『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……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話，辯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異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讚論之綜輯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……名曰文選云耳。』所謂『篇什』者，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，則賦耳，詩耳，騷耳，頌讚耳，箴銘耳，哀誄耳，皆韻文也。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，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，史記事之文繫年之書非文學也，惟讚論之『綜輯辭采』，序述之『錯比文華』，『事出沉思』，『義歸翰藻』，與夫詩賦騷頌之篇什者，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『揚權前言，抵掌多識者謂之筆；咏嘆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又云：『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搖會，情靈搖蕩。』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；以爲無韻者筆，有韻者文也。』持此以衡，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；以事雖出於沉思，而義不歸乎翰藻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者也。夫文學限於韻文，此義蓋有由來；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謂『文學』者，『著述之總稱』所包者廣。六朝以下，則『文學』者，『有韻之殊名』立界也嚴。其大較然也。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，則所謂文學者，殆韻文之專利品耳。儻求文學之平民化，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。(乙)

廣義的文學 『文學』二字，始見論語，子曰：『博學於文。』『文』指詩書六藝而言，不限於韻文也。孔門四科，文學子游子夏，不聞游夏能韻文也。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，管商之書，法家言也；孫吳之書，兵家言也；而亦謂之文學。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：『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；』舉凡律令、軍法、章程、禮儀，皆歸於文學。班固撰漢書藝文志，凡六略：六藝百三家，諸子百八十九家，詩賦百六家，兵書五十三家，數術百九十家，方技三十六家，皆入焉。儻以狹義的文學繩之，六略之中，堪入藝文者，惟詩賦百六家耳；其六藝百三家，則蕭序所謂『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』也；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并隸入春秋家者，則蕭序所謂『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』也。諸子、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之屬，則蕭序所謂『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』者也。然則『文學』者，述作之總稱，用以會通衆心，互納羣想，而表諸文章，兼發智情；其中有偏於發智者，如論辯、序跋、傳記等是也；有偏於抒情者，如詩歌、戲曲、小說等是也。大抵在啓悟、情主感興。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，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，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。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，明議是非，作俑於唐之昌黎，極盛於宋之江西，忘比興之愷，失諷諭之義，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！譬如舟焉，智是其柁，情爲帆棹，智標理悟，情通和樂，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### 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：

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，復努力以求解釋之。

科學實驗自然 乃爲自然之部分的觀察，以求實驗而證明之。

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，必離我於自然，卽以我爲實驗者之謂也。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，必融我入自然，卽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。

## (二) 文學史

文學之義旣明，請論史之爲物。

說文史部『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持中正也。』然則史之云者，又說文又手也持中以記事也；中者，不偏之謂。章炳麟曰：『記事之書，惟爲客觀之學。』夫史以傳信，所貴於史者，貴能爲忠實之客觀的記載，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。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論之，文學史非文學。何也？蓋文學者，文學也。文學史者，科學也。文學之職志，在抒情達意。而文學史之職志，則在紀實傳信。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，文學史乃紀述之事，論證之事；而非描寫創作之事；以文學爲記載之對象，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，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，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，訴諸智力而爲客觀之學，科學之範疇也。不如文學抒情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。更推是論之，太史公史記不爲史。何也？蓋發憤之所爲作，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；其文則史，其情則騷也。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爲文學史。何也？蓋褒彈古今，好爲議論，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；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。夫記實者，史之所爲貴；

而成見者，史之所大忌也。於戲！是則偏之爲害，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。史之云者，又持中以記事也。周書周祝荀子性惡注：「事業也。」又荀子非十二子注：「事業謂作業也。」然則記事云者，記作業也。史之云者，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。文學史云者，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。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，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。

中國無文學史之目。文史之名，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，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；凡文心雕龍、詩品之屬，皆入焉。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，後出一文史類。中興書目曰：「文史者，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。」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，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！

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，後世諸史因焉；此可謂之文學史乎？然以余所睹記：一代文宗往往不廁於文苑之列！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，潘岳、陸機、陸雲、陳壽、孫楚、干寶、習鑿齒、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，王融、謝朓、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，謝靈運、顏延之、鮑昭、王融、謝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約、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，元結、韓愈、張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，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、陳亮、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；宋濂、劉基、方孝孺、楊士奇、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。然則入文苑傳者，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！且作傳之旨，在於鋪敘履歷，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！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！嗚呼！此所以謂之文苑傳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！蓋文學史者，文學作業之記載也；所重者，在綜貫百家，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，洞流索蘊，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；在記載文學作業，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。文學家之履歷，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，然

批評文學家嘗言：『人種、環境、時代，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；欲研究一種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。』質而言之：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。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，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。舍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，幾於買櫝還珠矣！

文學著作之日多，散無統記，於是總集作焉！一則網羅放佚，使零章殘什，並有所歸。一則刪汰繁蕪，使莠稗咸除，菁華畢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鑒，著作之淵藪矣！昔摯虞始作二書：一曰文章志，一曰文章流別。文章志四卷，文章流別三十集，見晉書。

今其書佚不見，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。蓋志如今之嚴氏全上古三代文，以人為綱；而流別疑如姚氏古文辭類纂，以文體為綱者也。爾後作者，代不乏人；梁昭明太子之文選，宋姚鉉之唐文粹，呂祖謙之宋文鑑，真德秀之文章正宗，元蘇天爵之元文類，明唐順之之文編，黃宗義之明文海，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姚鼐之古文辭類纂，姚椿之國朝文錄，李兆洛之駢體文鈔，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，王先謙、黎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，王闓運之八代文選，其差著者也。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，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；於文章嬗變之迹，終莫得而窺見焉。則是文學作品之集，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。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文紀，起皇古迄隋，博蒐畢載，是為總集家變例；然與史有別者，以所攷兀者，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，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。此祇以與文史文苑傳供文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！

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，曰才，曰學，曰識。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，曰事，曰文，曰義。孟子謂：『其事則齊桓晉文，



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。夫文學史之事，採諸諸史之文苑；文學史之文，約取諸家之文集；而義則或於文史之屬有取焉。然設以人體爲喻，事譬則史之軀殼耳，必敷之以文而後史有神彩焉；樹之以義而後史有靈魂焉。余以爲作中國文學史者，莫如義折衷於周易，文裁則於班馬。易繫辭傳曰：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。』又曰：『易有聖人之道……以動者尙其變……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』而文學史者，則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，而通其變，觀其會通者也。此文學史之所謂取義也。至司馬遷作史記，於六藝而後，周秦諸子，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賈生虞卿呂不韋諸人，情辭有連，則裁篇同傳；知人論世，詳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詳略其品，抑揚咏嘆，義不拘墟，在人卽爲列傳，在書卽爲敍錄。其後班書合傳，體仍司馬而參以變化；一卷之中，人分首尾，兩傳之合辭有斷續，傳名既定，規制綦密。然逸民四皓之屬，王貢之附庸也；王吉韋賢諸人，儒林之別族也；附庸如顧夷之寄魯，署目無聞；別族如田陳之居齊，重開標額；徵文，則相如侈陳詞賦，辨俗，則東方不諱諧言；蓋卓識鴻裁，猶未可量以一轍矣！此儘可取裁，而以爲文學史之文者也。然而世之能讀馬班書而通其例者鮮！讀周易而發其義於史者尤鮮！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，會詩書，左傳，國語，世本，戰國策，楚漢，春秋之言，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，可謂觀其會通者矣！所惜者，觀會通於帝王卿相之事者爲多，觀會通於天下之動者少；不知以動者尙其變耳！

### (三) 現代中國文學史



吾人何爲而治文學耶？曰：『智莫大於知來。』來何以能知？『據往事以爲推而已矣。』故治史之大用，在博古通今，藏往知來。蓋運會所屆，人事將變，目前所食之果，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，卽無以知前途之夷險；此史之所以爲貴。而文學史者，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，而通其變，觀其會通者也。民國肇造，國體更新；而文學亦言革命，與之俱新。尙有老成人，湛深古學，亦旣如茶如火，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，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；而歐洲思潮又適以時澎湃東漸；入主出奴，聚訟盈庭，一闕之市，莫衷其是！權而爲論，其蔽有二：一曰執古，一曰驚外。何爲驚外？歐化之東，淺識或自菲薄，衡政論學，必準諸歐；文學有作，勢亦從同，以爲『歐美文學，不異語言，家喻戶曉，故平民化。太炎畏慮，今之作者；然文必典則，出於爾雅；若衡諸歐，嫌非平民。』又謂：『西洋文學，詩歌、小說、戲劇而已。唐宋八家，自古稱文宗焉；儻準則於歐美，當擯不與斯文。』如斯之類，今之所謂美談；它無謬巧，不過輕其家丘，震驚歐化，服降焉耳！不知川谷異制，民生異俗，文學之作，根於民性；歐亞別俗，寧可強同！李戴張冠，世俗知笑，國文準歐，視此何異？必以歐衡，比諸削足；屢則適矣，足削爲病！茲之爲蔽，諡曰驚外！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；崇歸方以不祧，鄙劇曲爲下里，徒示不廣，無當大雅！茲之爲蔽，諡曰執古！知能藏往，神未知來，終於食古不化，博學無成而已！或難之曰：『子之言自論文耳！儻文學言史，舍古何述？寧不稽古，卽可成史！』請曉之曰：史不稽古，豈曰我思，然史體藏往，其用知來；執古御今，柱下史稱；生今反古，諡以愚賤！文學爲史，義亦無殊；信而好古，祇以明因；闡變方今，厥用乃神；順應爲用，史道光焉！吾書之所爲題現代，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推迹往古者，此物此志也。然不題民國而

曰現代，何也？曰『維我民國，肇造日淺，而一時所推文學家者，皆早嶄然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；甚者遺老自居，不願奉民國之正朔，寧可以民國概之，而別張一軍，翹然特起於民國紀元之後，獨章士釗之選輯文學，胡適之白話文學耳！然則生今之世，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，斯亦塵矣！』治國聞者，儻有取焉！



# 編首

## (一) 總論

昔清儒焦循以爲一代之文學有一代之所勝，欲自楚騷以下，撰爲一集。漢則專取其賦，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，唐則專錄其律詩，宋專錄其詞，元專錄其曲。而胡適亦謂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，周秦有周秦之文學，漢魏有漢魏之文學，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。」披二十四朝之史，每一鼎革，政治、學術、文藝，亦若同時告一起訖，而自爲段落。然事以久而後變，道以窮而始通。殷因夏禮，周因殷禮，其所損益者微也。秦燔詩書，漢汲汲修補，惟恐不逮；其所創獲者淺也。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，北朝渾樸啓古文之漸。唐之律詩，遠因陳隋。宋之詩餘，又溯唐季。唐之韓柳，宋之歐蘇，欲私淑孟莊荀韓以復先秦之舊也。元之姚虞明，明之歸柳清之方姚，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。是則代變之中，亦有其不變者存！然事異世變，文學隨之，積久而著，蹟以不掩；而衡其大較，可得而論；茲以便宜分爲四期：第一期自唐虞以迄於戰國，名曰上古；駢散未分，而文章孕育以漸成長之時期也。第二期自兩京以迄於南北朝，名曰中古；衡較上古，文質殊尙。上古之文，理勝於詞；中古之文，漸趨詞勝而詞賦昌，以次變

排偶，馴至儷體獨盛之一時期也。第三期自唐以迄元，謂之近古。中古之世，文傷於華，而近古矯枉，則過其正，又失之野；律絕之盛，而詞曲興，駢文之敝，而古文興，於是儷體衰而詩文日趨於疏縱之又一時期也。第四期明清兩朝以迄現代。唐之韓愈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宋之言文章者宗之；於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，而始以唐宋爲不足學者，則明之何景明、李夢陽也。爾後譚文章者，或宗秦漢，或持唐宋，門戶各張，迄於清季，詞融今古，理通歐亞，集舊文學之大成，而要其歸，蛻新文學之化機，而開其先。雖然，中國文學史之時代觀，有不可與學術史相提並論者。試以學術言：唐之經學，承漢魏之訓詁而爲正義；佛學襲魏晉之翻譯而加華妙；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，而附於陳隋之後爲宜。而自文學史論，沈宋出而創律詩，韓柳出而振古文，溫韋出而有倚聲，則開宋元文學之先河，而以居宋元之首爲宜。故謂學術史之第二期，始兩漢而終五代，與文學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終。而第三期則始於宋而終明，與文學史殊其終，并不同其始。蓋明之學術，實襲宋朱陸之成規而闡明之；不如文學之有何李王李復古運動，軒波大起也。試得而備論焉。

## (一) 上古

嗚呼！文章之作也，其於韻文乎！韻文之作也，其於聲詩乎！聲詩之作也，其於歌謠乎！蓋生民之初，必先有聲音，而後有語言，有語言而後有文字，故在六書未興之前，人稟七情以生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

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譬之林籟結響，調如等笙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鐘；夫豈外飾，蓋自然耳！朱襄來陰之樂，包犧罔罟之章，葛天之八闋，媧皇之充樂，其聲詩之鼻祖也。惟上古之時，文字未著，徒有謳歌吟咏，縱令和以土鼓葦籥，必無文字雅頌之聲。如此，則時雖有樂，容或無詩，譬之則獠獠之跳苗歌耳！是以縉紳士夫，莫得而載其辭焉。厥爲有音無辭之世，是後鳥跡代繩，文字初炳，作始於羲皇之八卦，大備於黃帝之六書，而年世渺邈，則聲采莫追！唐虞文章，則煥乎始盛！堯時有康衢歌，擊壤歌，虞舜有卿雲、南風、明良喜起等歌，始有依聲按韻，誦其言，詠其聲，播之篇什而爲詩歌者！

虞舜詩之可信者，獨見尚書之明良喜起歌，尚書大傳之卿雲歌，南風歌見稱禮樂記，而不著其詞，見尸子，而辭氣諧暢，疑若不類。然當日詩歌之屬，必已多有。孔子於帝典錄舜命夔之言曰：『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』是詩教之始也。明良喜起歌者，虞書帝庸作歌曰：『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』臯陶賡歌曰：『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百工康哉！』又曰：『元首叢脞哉！股肱惰哉！萬事墮哉！』凡三章，章三句，每句一音，雖以四言成句，而句有哉字語助，其實三言也。卿雲歌曰：『卿雲爛兮！糺縵縵兮！日月光華！旦復旦兮！』凡三句，每句一韻，雖以四言八言成句，而句有兮字語助，其實三言七言也。惟二典三謨記言之文，四言成句而寡將以助語，用也。矣與耶字者絕無，而哉字之語助亦止一二見。蓋詩歌主音節，故成句之字數奇，而綴以語助，用以叶響。而言論則非同於歌詠，故典謨記載，多四言句而不用語助。此可以證韻文散文之殊，在音節而不以句之奇與偶也。

後世有作韻文多爲偶，而散文多用奇。然三代以上，韻文不盡偶，而散文不必奇。凝重多出於偶，流美多出於奇。體雖駢，必有奇以振其氣。勢雖散，必有偶以植其骨。儀厥錯綜，致爲微妙。試以堯典爲例：『欽明文思』一字爲偶。『安安』疊字爲偶。『允恭』、『克讓』二字爲偶。偶勢變而生三，奇意行而若一。『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』語奇也。而意偶。『克明峻德』四字一句奇。『以親九族』十六字四句偶。『協和萬邦』十字二句奇。而『萬邦』與『九族百姓』語偶。『時雍』與『黎民於變』意偶。是奇也。而偶寓焉。『乃命羲和』一段奇。而『昊天』、『授時』隔句爲偶。中六字綱目爲偶。分命申命四段，章法偶而辭悉奇。自『帝曰咨』至『庶績咸熙』一段奇。『期三百』十七字參差爲偶。『允釐』八字顛倒爲偶。而意皆奇。故雙必意偶。『欽明』、『允恭』等句是也。單意可奇可偶。『光被』、『允釐』等句是也。其中『以親九族』四句，『慎徽五典』四句，凡數目之字，已無不對待整齊矣。『流其工于幽州』四句，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，地名對地名焉。但不調平仄而已。然關雎『關關雎鳩』四句，以雎鳩雌雄相應和，與君子之必得淑女爲好，意似偶而句法不偶。『參差荇菜』四句偶，而承之曰『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』，則又奇矣。首尾奇而中間以偶，駢文絡乎散文之間，猶之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。文之初創，駢散間用。數之初創，奇偶間用。厥後數理日精，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。文法日備，駢文與散文乃自爲家數。喜駢，則成詩賦一流。嗜奇，則爲散韻一派。又或合樂則以文語，記事則以散行。而純主偶者爲駢體，純主奇者稱散文。然則駢散古今分者，亦文字進化之一端歟！



惟聲律之用，本於性初發之天籟。故古人之文，化工也多；自然而合於音，則雖無韻之文，而往往有韻；苟其不然，則雖有韻之文，而時亦不用韻；終不以韻而害意也。詩三百，有韻之文也；乃一章之中，有二三句不用韻者；如「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」之類是矣。一篇之中，有全章不用韻者；如思齊之四章五章，召旻之四章是矣。又有全篇無韻者；周頌清廟，維天之命，昊天有成命，時邁武諸篇是矣。說者以爲當有餘聲，然以餘聲相協，而不入正文，是詩亦有不用韻者也。伏羲畫卦，文王繫之辭也，凡卦辭之繫者，時用韻，蒙之「瀆」，「告」，「解」，「復」，「夙」，「震」之「虢」，「啞」，「艮」之「身」，「人」，皆叶韻也。孔子贊易十篇，其象象傳，雜卦五篇用韻；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。文

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；然亦間有一二，如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；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」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」此所謂化工之文，自然而合者，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。尚書之體，本不用韻；而大禹謨「帝德廣運，乃聖乃神；乃武乃文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；伊訓「聖謨洋洋，嘉言孔彰；惟上帝不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太誓「我武惟揚，侵予之疆，取彼凶殘，殺伐用張；于湯有光。」洪範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」皆用韻。禮之爲體，據事制範，章條纖曲，好禮君子，隨所聞見，得卽錄之，名曰禮記；方放廢是懼，遺文掇拾，奚遑協音成韻，金聲而玉振之乎？然曲禮「行，前朱鳥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，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。」禮運「元酒在室，醴醎在戶，黍稷在堂，澄酒在下；陳其饗牲，備其鼎俎；列其琴瑟，管磬鐘鼓；修其祝嘏；以降上神，與其先祖；以正君臣；以篤父子；以睦兄弟；以齊上下；夫婦有所，是謂

承天之祐；樂記『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；民有德而五穀昌；疾疢不作，而無妖祥；此之謂大當；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；』此其宮商大和，翻迴取均，聲不失序，音以律文，如劉彥和所謂『標情務遠，比音則近；吹律胸臆，調鐘脣吻』者，庶幾得之。左氏傳經，亦多叶韻；見於近人著述中所舉者更難以悉數；卽如四子書中，子思孟軻之書皆散文，而中庸曰：『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；』又曰：『大哉聖人之道！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；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！』七篇曰：『今也不然；師行而糧食！飢者勿食；勞者勿息；明暋胥讒，民乃作慝；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；流連荒亡，爲諸侯憂。』至如諸子之書，亦多有韻者，今試舉老莊而言：老子『元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；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』莊子『巧者勞而智者憂；無能者無所求；飽食而遨遊；汎若不繫之舟。』子思孟軻老子莊子，斷非有意於用韻者也；而讀其所作，謂非用韻而不可也。蓋衝口而出，自爲宮商；此卽樂記所謂聲者由人心生者也。故曰：『有歌謠而後有聲詩；有聲詩而後有韻文，有韻文而後有其他諸體文。』

詩三百之用韻，於不規律中，漸有規律，而爲後世一切詩體之宗；其用韻之法有三：首句次句連用韻，隔第三句，而於第四句用韻者；關雎之首章是也；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。一起卽隔句用韻者；卷耳之首章是也；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。自首至末，句句用韻者；若考槃、清人、還著、十畝之間、月出、冠素諸篇，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，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，車發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；